蜀山劍俠傳/1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一五回　重返仙山 靈泉初孕暖冰肌　三探妖窟 毒眚齊飛裂地肺

下一回▶

黃昏將近，英瓊算計莊易不會再來，便照他所說的捷徑，往靈玉崖妖屍洞內飛去。起身時節，彷彿見身側下面，似有一絲銀光一閃，因爲時機緊迫，沒有在意。黑暗之中，借着劍光照路，不多一會兒，便從那枯樹窟中，穿了出去。一看，靜悄悄的，一個人影俱無。天空霧濛濛，低得似要到了頭上。再看二層洞門，黑氣瀰漫，定睛細看，僅僅辨出門戶。英瓊大着膽子，身劍合一，冒險從二門穿了過去。裏面倒還光明，祇封鎖門戶的黑氣有二三尺厚，雖然聞見奇腥，卻無他異。到了裏面一看，一排五間天然生就的石室，几榻丹爐，森然羅列，石壁瑩潔，似玉一般。因早得莊易指示，知道當中一間鐘乳屏障後面，甬道盡頭處，有一深穴，下面便是妖窟，便將劍光按住，悄悄循路走進。走完甬道，忽覺奇腥刺鼻，霉氣襲人。

指劍光一照，果然有一深穴，又有黑氣籠罩，看不見底。祇得加緊戒備，仍用劍光護身，往下飛落。在濃密黑氛裏彎曲轉折，降有數十百丈，纔得到底。又前行了幾丈遠近，忽睹微光，漸漸身子也穿出濃霧。劍光照處，看出兩旁岩石低合，祇有人高。前面現出一個廣洞，到處都是溼陰陰的，霉氣中人欲嘔，那微光便從洞中發出。知妖人巢穴已到，且喜沒有驚動。二次收了劍光，移步行近洞前，微微聽得獸息咻咻。

探頭往裏一看，洞裏竟是一個怪石叢列、窮極幽暗深窟，寬約百丈。滿地上豎着數十面

長幡，俱畫着許多赤身魔鬼。每面幡底下，疊着三個生相猙獰的馬熊、猩猿的頭顱，個個睜着怪眼，磨牙吐舌，彷彿咆哮如生。當中有一面一尺數寸長小幡，獨豎在一個數尺高的石柱之上。幡腳下有一油燈檠，燈心放出碗大一團綠火，照在妖幡和獸頭上面，越顯得滿洞都是綠森森陰慘慘的，情景恐怖，無殊地獄變相。英瓊雖然膽大，看看也未免心驚。正在細查妖屍蹤跡，忽聽當中主幡後面起了一陣怪聲。接着滿洞吱吱鬼叫，陰風四起，大小妖幡一齊搖動，那些獸頭也都目動口張，似要飛起。英瓊疑心妖屍又鬧甚麼玄虛，待要使用劍光護身時，怪聲忽止，陰風頓息。猛一眼看見石柱背後，還躺着一個綠衣怪物，微將身縱起，辨出正是日前對敵的妖屍。周身四圍，突現出一圈綠火，將他圍住，綠衣赤足，僵臥地上，口裏黑煙嫋嫋。胸前碗大一團紅紫光華，正是那塊溫玉放光。心中大喜，不問青紅皁白，就要飛進。

剛一入洞，忽然劈面一樣小東西打來，被劍光一擋，落在地上。同時好似見石柱往裏閃動，迎面有一道烏金光華飛來。定睛一看，哪有甚麼石柱，竟是啞少年莊易，穿着一身墨綠怪樣衣服，垂手站在那裏，頭頂一個燈檠，因爲滿洞幽碧，適纔沒有看清。見他飛劍來得甚慢，知是示警，叫自己退去，並非爲敵。暗想：「日裏明明和他約定，來此一試，他既未再見自己的面，事前又未說明妖窟還有這般佈置，祇說往常妖屍回死，他便可隨意飛出，怎又與妖人去做燈檠？尤其是以前兩次和自己對敵，總怕紫郢劍傷了他的劍光，且戰且退，這次卻死命抗拒自己的飛劍，攔住去路，不能上前搶玉，令人不解。」

一面迎敵，一面盤算。還待抽空衝到妖屍身旁動手時，忽聽洞頂怪石上有人喝道：「膽大女娃，竟敢前來送死！」言還未了，便聽噹噹幾聲磬響，襯着地下回音，眼前怪狀，格外令人心悸。英瓊循聲注視，看出洞頂怪石上面，還站着日前所見的米、劉兩矮，穿着麻衣麻冠，臉如死灰。手中一個持磬連敲，一個持鐘待打，手卻指着英瓊，往外直揮，意思也是要她退出。英瓊雖然明白他們示意妖屍厲害，但是事已至此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嬌叱一聲：「妖孽休要猖狂，還不納命！」說罷，算計莊易劍光不會傷害自己，打算不管莊易，上前搶玉。

正在這連前帶後沒有多少分晷之際，猛地磬聲纔畢，鐘聲又響，地上妖屍突然緩緩坐起。先是目瞪神呆，宛如泥塑。倏地咧開闊嘴，露出滿口獠牙，似笑似哭地怪嘯一聲。接着把手一指，大小妖幡全都展動，滿洞陰風起處，鬼聲啾啾，獸息咻咻。暗綠光影裏，數十百個獸頭，帶起濃霧黑煙，直撲過來。妖屍身旁綠火，化成千萬點黃綠火星，一窩蜂般飛起，妖氣燻人，頭暈目眩，地動山搖，又和上回被陷情形一樣。英瓊驚弓之鳥，纔知先未見機，後退嫌遲，不敢怠慢，忙將身劍合一，依原路往外飛逃。且喜紫郢劍光畢

竟是長眉真人至寶，英瓊又是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始終不曾離身。就在這驚慌昏暗之中，暗運玄功，一任劍光覓路飛遁，紫光閃閃，宛如飛電駕虹般，往上游走穿行。不時聽到後面地合石墜，宛如雷震山崩，驚心悸膽，哪敢回看。不多一會兒，穿過甬道，出了二洞石室，慌不擇地忙往古樹穴內鑽去。到了地穴，見那裏猩、熊三個一堆，二個一叢，分散在穴內盆地之上，自在嚼食藤草花果。看見紫光飛來，一齊昂首長鳴示意，跳躍不停。暗想：「誰說畜生無知？猩猿一向素食，倒沒甚麼，這些馬熊都是天生異獸，兇猛絕倫，性喜血食，多厲害的虎豹豺狼，遇上便無幸理，竟會被自己當初幾句勸勉的話，改用草木充飢，不再殺生害命，真是難得。」心中惦記鵰、猿，適纔拼死命從妖窟衝逃，雖仗有紫郢劍護身，仍沾染了一些妖氣，兀自覺得頭腦昏眩，心頭作嘔。見猩、熊無恙，便不下落，祇在穴中略一回翔，徑往兔兒崖玄霜洞飛去。袁星早在洞口等候，迎接進去，見神鵰仍在抖顫不停。英瓊問袁星：「鋼羽可曾好了一些？」袁星說：「鋼羽須照這樣運用玄功接連七日七夜，纔能將陰寒之氣一齊驅散。洞外三個妖人屍首，已經埋好，以免顯露形迹。適纔聽到山北地震，疑是主人又遭失陷，袁星和它都非常着急。再候一個時辰，主人不歸，便要命袁星去尋找日前那位救星了。」

英瓊見鵰、猿如此忠義，甚爲感動，近前抱着神鵰頭頸，撫摸它的毛羽，覺得雖然冷氣侵人，已不似先前觸手麻木，知道好些，略微寬慰。漸漸月上中天，月光從洞內移向洞外。黑暗之中，祇有神鵰一雙火眼金睛放光。英瓊覺得心頭發煩，又爲失了彌塵幡無處尋找，神鵰中邪不能遠離，好生焦急。待了一會兒，嫌洞中黑暗悶氣，出洞飛上頂去一看，半輪明月高懸空表，碧空萬里，淨無纖雲。下面卻是四山雲霧齊起，到處都是白茫茫成團成絮，包圍着許多遙峰近嶺，祇露角尖，宛如大海汪洋獨棹扁舟，容於洪濤駭浪之中，時見遠方島嶼出沒隱現。轉覺昔日莽蒼山夜月梅花，有此清麗，無此壯闊。奇景當前，終因心事在懷，身體不適，無意留連。兔兒崖原是山中最高所在，洞在崖根，一面平岡，一面下臨絕壑，雲霧都在足下。英瓊正想心事，忽見崖岡之下，似有銀光一閃，低頭一看，一片輕雲，正從腳下昇起。先似成團白絮，籠以輕絹。不一會兒零雲整霧，暖魂凝合，山下雲層逐漸昇高。身在銀海，一片渾茫，更覺得沒甚麼意思，心頭又煩熱作惡。便將身轉回洞去，尋了一塊石頭坐下，儘自盤算心事，越來越覺得頭暈難受。無聊中想起日裏在妖人屍身上搜來的幾樣東西，見洞口雲稀，月光又現，打算取出觀看。往寶囊中一伸手，首先摸着日裏所得的那一塊似晶非晶、似玉非玉的圓石。纔一取出，頓覺滿洞黃光閃耀。定睛一看，那光竟從石上發出，光雖不強，近身三兩丈內，已能畢睹，猛想起彌塵幡失落，因爲歸時天晚，還忘了搜尋洞內，何不搜尋一回？

當下又強打起精神，持玉照路，在洞中尋找。找來找去，忽然發現石壁旁邊還有一個石

穴。鑽將進去一看，裏面也是一間石室，有兩個石榻，一個石案，陳列着一些酒肉、乾糧、鮮果之類，還有半葫蘆丹藥，知是妖人遺留之物。正苦煩渴，隨手取了兩個桃杏喫了。再找室內，別無他物。剛喊袁星進來，將案上果子取去，與鋼羽同喫，猛覺頭腦昏眩，身上煩熱，越發厲害起來。一個懶勁，坐在榻上，便即暈倒，以後便神志昏昏，不知人事。有時清醒，覺着周身寒熱痠疼，仍難坐起。見袁星已用葫蘆吸來清泉，隨侍在側，問想飲不。英瓊問天亮了沒有。袁星道：「天已亮了。鋼羽說主人身染妖氣，有一半天將養，便見痊癒，並不妨事。千萬不可勞動心神，求速轉緩。」英瓊聞言，想起自己又病倒荒山，妖穴密邇，雖有鵰、猿隨護，神鵰一樣的在那裏受苦；尤其是溫玉未得，反將彌塵幡失去，無顏回山。一陣焦急，心如油煎，立時又昏了過去。

迷惘中，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彷彿聽見袁星在喊：「主人醒來！秦仙姑來接你了。」睜眼一看，果然是秦紫玲含笑坐在身旁。先以爲是心切成夢，及見是真，想起彌塵幡，不由「咦」了一聲，羞得無地自容。正要起身開口述說，紫玲道：「你受毒不輕，現在尚未復原，且緩起來。我們正在後洞抵禦許多妖人，忽見神鵰獨自回山，你又多日不返，疑你失陷，大師姊特地命我抽空由前洞暗開教祖封鎖，偷偷前來，探個動靜。行至中途，想起你身邊的彌塵幡，不知可曾失落？那幡經我母親和我用過心血祭鍊，已與身合，雖然非我母女親手相借，外人不能使用，但是那妖屍神通廣大，恐用邪法毀去。一時情急，姑且用收寶之法一試，徑從東南方飛來。上面還附着我母親一封小柬，說近來得三仙相助，功行大進，參透玄祕。那日正受完了風雷之苦，忽見彌塵幡飛回，以爲我姊妹失了事，大喫一驚。忙拔了一根頭髮，用三昧真火，點起信香，請玄真師伯駕到洞前，哀求解救。經玄真師伯運用玄機，告知因果，纔知你還有八難未滿，掌教師尊特地命你飽歷艱辛。我姊妹並未遭難，幡是在你手中失去。並知你連在妖穴失利之事。你中的乃是萬年地煞陰霉之毒，仗你一身仙根仙骨，並無大礙，僅祇數日，便可滿難。我母親因靈元初復，不能多耗真氣，將幡給我送回，知我不久便會知道，用法收轉。又以超劫在即，囑我峨眉事完之後，與司徒師兄同寒妹等大劫到前再去等語。及至神鵰將我領到這裏，纔放了心。至於仙府，目前正值多事之秋，被妖人大舉圍困，業已多日，須等你將玉盜回，英雲遇合，纔能將妖陣破去，妖人逐走。所幸前洞通天絕壑，長年雲封，下臨無地，又仗教祖靈符障眼，沒被妖人覺察，出路未斷，纔能前來接你回去，將息好了再來。有了彌塵幡，更可隨意出入。一切話長，你多日不歸，大師姊們雖知你不致失陷，總不甚放心，神鵰一回，更是懸念，還以先回山去爲是。鋼羽、袁星尚有用它之處，無須同回，仍留在此，省得山中出入不便。」英瓊聞言，又感又愧，不便再說甚麼，祇得由紫玲扶起。出室一看，神鵰業已昂首長鳴，依然神駿。先問袁星，纔知剛剛病了二十三晝夜，且喜未生變故，臥憶前塵，好不心驚。

當下二人同出洞外，囑咐鵬、猿小心潛伏，祇可探查情形，休要輕舉妄動。然後由紫玲抱定英瓊，取出彌塵幡一晃，化成一幢彩雲，飛回峨眉。英瓊在空中往下一看，妖雲密佈，山壑潛蹤，時見光華亂竄，也分辨不出底下是甚麼所在。就在這微一尋思的工夫，覺得身子往雲霧中飛沉，忽然滿眼光明，仙景如繪，已降落在凝碧崖前。南姑正在太元洞前閒立，一見彩雲飛墜，現出二人，慌忙迎了上來，說道：「適纔敵人又用風雷攻襲飛雷後洞，諸位仙姊俱往後洞迎敵去了。」紫玲聞言，忙對英瓊道：「瓊妹身尚未癒，千萬不可造次，可由南妹扶你進洞養息。我去見了大師姊們，叫她們放心。」英瓊身子也委實軟得厲害，眼看紫玲仍用彌塵幡一晃，竟往側崖飛雷捷徑飛去。南姑殷勤來扶英瓊進內，到了室中一看，祇有虎兒一人在石榻上面壁兀坐。南姑要喚他下來相見，英瓊連忙攔阻說：「用功夫時，不宜中斷，等他坐完再說。」南姑笑道：「他哪有那個福氣就得傳授？就是妹子，學了一些入門口訣和坐功，除了轉教他打打坐、養養心神外，本門真傳，漫說自己尚未得着皮毛，就是會了，沒有諸位姊姊吩咐，怎敢私相授受？不過是怕他淘氣，仙府正在多事之秋，恐他又和上次一樣闖禍，逼他面壁養心罷了。」

說時，虎兒已跳下來，上前施禮相見。英瓊見他果然安詳得多，隨口誇獎了幾句。正要問妖人侵犯之事，幾道光華閃處，靈雲、輕雲、紫玲姊妹及芷仙先後入室。諸同門相見之後，靈雲首先說道：「異派妖人想乘各位前輩煉寶不能分身，欺我等年幼力薄，勾結許多同類侵犯仙府，打算劫取芝仙和七口飛劍。石、趙兩位師弟被困飛雷洞前，業已數日，仗有掌教師尊靈符護體，沒有受害。如今全山雖被妖法封鎖，一日三次風雷攻山，有我等支持，並不妨事。英男師妹，已蒙掌教夫人飛劍傳書，收歸門下。知取溫玉尚須時日，憐她受苦，特賜殊恩，用靈符開了本山溫泉，將她身體自腰以下浸入泉眼，借靈泉陽和之氣暖身，已能言笑如常，就祇暫時不能隨意走動。再將溫玉得來，當時便好。這裏的事，話說起來太長。你中邪情形，我們業已盡知。你須要服了丹藥，靜養一半天，痊癒之後，再與周師妹同往莽蒼，先尋師祖遺留的青索劍，再去盜取溫玉。祇有你兩人雙劍合璧，用彌塵幡護身，飛入妖陣，斬斷妖人的都天神雷烈火旗，纔能將妖人封鎖破去，大獲全勝呢。」

英瓊聞英男回生，心中大喜，急着想見一面。靈雲說：「此後成了同門，朝夕聚首。她既不能離開泉眼，你又急於調治，好在不出數日，諸事全了，何須急在一時？你走後接連飛劍傳諭，莽蒼妖屍自被你誤破火雲鏈，脫了羈絆，情知正教要和他爲難，你必還要再去。一則聚獸妖法尚未煉成，不捨功虧一簣；二則意狠心毒，還想借着機會報仇，到時將山脈倒轉，將來人陷身地肺，和他以前所遭一樣。助你的莊、米、劉三人，除莊易

是奉有師命，準備歸入本門外，那米、劉二人，又將妖人的鐘磬故意慢打，纔使你於萬分危急之中，脫身而去。彼時稍慢一些，地肺翻裂，縱有紫郢劍護身，也難脫走。這三人都被妖屍看透行藏，處死他們，不過一舉手之間，因爲尚有利用之處，表面故作不知，心中已恨如切骨。莊易有華仙姑傳授仙法，到時尚可脫險。米、劉兩人，以前雖行不義，近已洗手多年，又有向善之心，不宜負他們。掌教夫人說，你將來光大門戶，用人之處甚多，與別人不同，特授取捨之權，任你伺機處置。不過你到底年幼道淺，一切仍須小心謹慎爲是。」英瓊見師尊如此器重，自是感奮異常。靈雲說完了話，便取飛劍傳書中附來的丹藥，與英瓊服了，吩咐好生靜養，一交子夜，起來運用兩次玄功，便可痊癒。說罷，等衆同門略微寒暄，便即一同出去。關於妖人侵犯凝碧之事，留爲後敘。

且說英瓊服藥不久，便覺神氣漸漸清健，到了第四日早上，已經復原。苦思英男，正想前去探望，忽見輕雲一手拿着彌塵幡，飛將進來說道：「適纔寒萼師姊輕敵，從正門上空出去，繞向飛雷崖敵人陣後，想破掉妖陣中央主旗，沒有得手，若非仗有彌塵幡護身，差點陷入陣內。歸途看見你那神鵰獨自盤空下看，似要擇門飛入。恐妖法厲害，將神鵰陷住，命它暫在遠方高空等候，回來送信。紫玲師姊袖占一卦，說是應在袁星身上。大師姊因你身體業已痊可，本想敵罷妖人，回來命我和你遵照飛劍傳諭，同往莽蒼。一聽神鵰飛回，必然莽蒼有事，不便延遲，着我和你即刻動身，現在一干妖人正用妖法攻洞，我們由前洞通天絕壑上去吧。」英瓊聞言，連忙接過紫郢劍，與輕雲同駕彌塵幡，一幢彩雲，飛出通天壑，直昇高空。神鵰早在空中等候，迎上前來。當下二人一鵰，同往莽蒼山飛去。先到了地穴之中一看，果然袁星不見蹤跡。又飛往兔兒崖玄霜洞，亦是無有。英瓊忙問神鵰：「袁星被妖屍捉去了麼？」神鵰點了點頭。依着英瓊，當時便要前往探看。還是輕雲再三主張慎重，說：「既然妖窟有了三位內應，妖屍又在黃昏時分回死，何必急在一時？」英瓊祇得勉強忍耐。因地穴之內黑暗卑溼，穴中猩、熊又未被妖屍發現，決定暫住玄霜洞內，與輕雲先尋那口青索劍的藏處，到了傍晚再作計較。

輕雲取出飛劍傳書附來的柬帖一看，大意說紫郢、青索，一個陽剛，一個陰柔。青索劍原埋藏在妖洞左近，離昔日英瓊斬木魈的山壑不遠。自那日妖屍倒轉山谷，泄了地氣，封鎖靈符失去效用，青索劍原本靈通，徑自在地下穿行，已離奧區仙府不遠。三日之內，便要穿透地殼，自行飛往北海。不到時候，沒法掘取。到時稍一防備不及，稍縱即逝，難於追尋。那奧區仙府，在猩、熊潛伏的地穴附近，已由醉道人派一位與輕雲有三世宿緣的弟子在彼準備，命輕雲於後日午前趕到，一切自能應手等語。英瓊惦記袁星，祇草草看過，不曾留神。輕雲猛想起昔日餐霞大師傳授飛劍時，曾有「宿緣三世，有礙飛昇」之言，不但把來時一腔歡喜一齊冰消，反倒羞急起來，當時也未便說明。

到了黃昏將近，輕雲與英瓊騎着神鵰，便往靈玉崖飛去，離崖不遠落下。英瓊以爲仍可從三個內應口中，得知一些底細，照舊由袁星所指的密徑出去。那密徑原來窄小，自經那日妖法震動，好些地方俱被堵塞。兩人用劍光費了好些事，纔得走到出路的缺口。英瓊首先聽到外面有人笑語和野獸悲號之聲。探頭往外一看，並非莊、米、劉三人，乃是兩個從未見過的道童，地下生着一堆火，一邊躺着一個被妖法禁制的野豬。兩個道童便坐在豬的身上，一人手持一柄短劍，另一人手持一個半片葫蘆，裏面盛着一些紅水，不住拿短劍就活豬身上挑開皮毛，切那生肉，就火烤喫，也不將豬先行殺死，一任它悲鳴呼號，以爲笑樂。火光之下，照見兩童雖然不過十六七歲，卻都生相異常兇惡。再見了這般慘惡之狀，英瓊首先按捺不住，將手一拉輕雲，相繼飛身出去。纔一照面，那兩個道童已經覺察，知道來了敵人，同時站起，手揚處，各將短劍化成一道黃光飛出。輕雲暗笑：「小小幺魔，也會賣弄。」玉肩搖處，早將劍光飛出，將兩童黃光繞住。接着飛縱過去，用玉清師太所傳禁身擒拿之法，雙雙捉住。那兩道黃光已被英瓊劍光絞斷。一同將兩童擒入缺口喝問，纔知妖屍發覺莊、米、劉三人聯合背叛，終覺有些不妙。偏偏這日又來了一個惡黨，便是這兩個小道童的師父、雲邊石燕峪三星洞的青羊老祖路過莽蒼山，看見一隻猩猿在那裏舞劍，宛然峨眉嫡派，細看無人在側，用妖法將它擒住。那猩猿竟通人言，說劍是在土內掘的，因昔日偷看別人舞劍，學得一些，並沒師傳，祇要放了它，自願拜師，跟回山去。它說這山裏還有一口劍，可惜拿不出。青羊老祖自是心喜，要它領去。領到一處山崖，忽從空中飛來一隻大黑鵰，那猩猿忽然高叫起來，那鵰聞聲，往下飛撲。青羊老祖看出那鵰是白眉和尚的神禽，纔知上了當。正和那鵰對敵，巧遇洞中妖屍神遊洞外，幫着青羊老祖用妖法將鵰趕走，將猩猿擒回洞去，留青羊老祖師徒幫他幾日的忙。那猩猿非常狡猾，幾番想逃，都被識破。本來想將它殺死，因爲妖屍要用它日後煉那妖法，如今吊在地穴，已有數日了。

正說到這裏，輕雲見那兩個道童一身妖氣，知非善類，本想殺他們除害，又因他二人年紀太幼，於心不忍。正在尋思，忽聽缺口外面一聲怪叫，兩童聞聲，同時高喊道：「師父快救我們！」輕雲手提二人原未沾地，因見他們俱都馴服乞憐，毫不掙扎，漸漸疏了防範。這時聽外面有了怪聲，略一分神，兩童喊了一聲，倏地往下猛力一掙，一道黑煙閃處，直往缺口外面飛去。英瓊、輕雲也跟蹤追出，見迎面飛來一個青臉長鬚道人，穿着一身青服，手持一根竹杖，一顆頭長得如山羊一般。那兩個道童業已落地，一溜煙往洞裏跑去。那道人將手中竹杖一晃，化成一條青蛇飛來。英瓊知是道童師父，手起處紫光飛出。道人一看見紫光，知道不妙，想收法寶，已來不及，紫虹過去，將那青蛇斷成兩截。略一回旋，更不怠慢，直往道人頂上飛去。道人見情勢危急，不及再使別的妖法，

化成一溜黑煙，徑往洞內飛逃。英瓊剛要追進，倏地四周黑煙瀰漫，地動山搖，鬼聲啾啾，慘霧濛濛。隱約聽到神鵰在空中連聲示警，不敢怠慢，連忙招呼輕雲，用劍光和彌塵幡護體，縱身高空，上了鵰背，故意往東遁走。初昇起時，還聽後面怪聲，轉眼不聽響動，纔繞回兔兒崖落下。英瓊見今晚情形和那日涉險一樣，妖屍到時並未回死，越發長了兇焰。尤其袁星被擒，三個內應俱被妖屍覺察，適纔可惜不曾問那兩個道童，三人情況如何，估量吉少凶多，越發焦急。輕雲也是另有心事在懷，默默相對。

到了次日清早，英瓊又要輕雲前往奧區，早將飛劍到手，便可早日將事辦完。輕雲說：「師尊命有時日，早去也是無用。」英瓊道：「不是還有一位同門道友在那裏守候麼？我以前怎地竟未發現？就是不能得劍，早作商量也好。」輕雲仍是推託不去。英瓊無法，對於妖穴三個內應畢竟仍然放心不下，見這日無事可做，覺得既有彌塵幡可以護身退走，索性日裏前去探上一回。輕雲不便再不應允，祇得答應一同前往。這次神鵰也不帶，命它守洞，徑自出其不意，直撲妖穴，與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。或者盜玉，或者救出袁星，一得手便即遁回。祇須兩人緊持彌塵幡，形影不離，再加有紫郢劍光護體，雖不一定有功，料無閃失。商議已定，由輕雲將彌塵幡一展，化成一幢彩雲，直往二層妖洞飛去。剛要到達，離地還有數十丈，便見下面黑霧沉沉，將一座山洞完全罩住。轉眼之間，雲幢護着二人身體，業已穿過霧層，落在二層洞內一看，四外靜得一點聲息俱無。二人見未被敵人覺察，忙將彌塵幡收起，暗持手內。英瓊原是熟路，悄聲將那已成化石的古樹穴指給輕雲，以備萬一脫身之用。然後輕悄悄照日前行經之路，仍由當中石室走了進去。

纔一進門，便聽見側面一間石室有人嘆息，英瓊側耳一聽，甚是耳熟。一個道：「你說救星快來，怎麼還不見動靜？時機一過，沒活路了。」另一個正要還言，英瓊已經探頭往裏，看出說話這人腳上頭下，倒懸空中，兩腳似被甚麼東西綁住，卻又不見繩索痕跡，英瓊便要近前相救。輕雲自在成都辟邪村與玉清大師同居多日，對於旁門妖法已經知道不少，看出那兩個矮子被妖法禁制，倒吊室中，身旁定有妖法埋伏，防人援救。見英瓊毫不思索，便要走近，連忙拉住，悄悄對英瓊說了，叫她不可造次。同時兩矮也看見英瓊同了一個仙風道骨的女子站在室外，正議論救他二人之事，忙同聲喊道：「我們雖被妖屍用黑煞絲捆住吊起，身旁設有埋伏，但是並攔不住李仙姑的紫郢劍，祇須用那紫光朝我兩人頭腳身側繞它一繞，便可破去。我們已和莊易商量好了，決計改邪歸正，助李仙姑盜溫玉斬妖。快請下手相救吧。」英瓊不俟二人把話說完，早指揮手上劍光，直往二人近身之處飛繞了兩圈。紫光影裏，果然看見百十條黑絲似斷線一般，滿室飄揚。米、劉兩矮脫身之後，慌不迭地跑將過來說道：「那妖屍甚是機警，此時必因煉法將身絆住，如不快走，等他發覺，必然又用妖法移形換嶽，將我等困住，再用陰飆地火，化成齏粉，

那時想走，便走不脫了。」

言還未了，英瓊正想向他打聽袁星、莊易蹤跡，猛覺雙腳一軟，往下一沉，腳下的地憑空直陷下去。同時陰風四起，鬼聲啾啾，黃霧綠煙一齊飛涌，紅火星似火山爆發一般往上昇起。輕雲本就時刻留神，一見不好，首先一手抓住英瓊，一手展動彌塵幡，往上昇起。煙霧火星中，眼看足下成了一個無底火坑。米、劉二矮猝不及防，哪裏存身得住，竟似彈丸飛墜，往下翻滾飛落，口中不住哀號：「仙姑救命！」就在英瓊、輕雲轉瞬昇起之際，一見二人命在頃刻，竟忘了危險，同時大動惻隱之心，連話都未及說，好似彼此都有意會，不約而同地手中掐訣，反身往下飛沉。彩雲飛墜中，降沒有二十多丈，早一人抓着一個，同喊得一聲：「起！」比電閃還疾，沖霄直上。英瓊百忙中注視下面，忽見一朵火花一閃，往腳底衝上，耳旁又聽怪聲，那妖屍突地從地穴下面現身追上，睜着一雙黃綠不定怪眼，張開滿嘴獠牙，手拿着一面妖幡，一手掐訣，那五色焰火似春潮一般，往上衝來。且喜挨近彩雲，全都消滅。再擡頭往上一看，不禁大喫一驚，原來二人祇顧救人，忘了危機四伏。

就在彩雲下沉之際，雖然時光不及分晷，上面適纔裂開的地穴，突又四面合將攏來，眼看祇剩二尺寬的隙口。下面是無邊無底的火焰地獄，上面地殼又將包沒，如何不急。剛要將紫郢劍飛出手去，猛聽嚓嚓連聲，身子已在彩雲保護中穿出地面。再看下面，石塊如粉，已將地殼包沒，真個是危機一發，稍遲便未必能夠脫身。這時石室業被妖法震裂，二人便駕着彩雲，提着米、劉二矮，穿透黑氛，直往空中飛去。到了兔兒崖落下，米、劉兩矮先謝了救命之恩。英瓊問起袁星，纔知袁星被擒以後，幾次逃脫，都爲不捨那兩口寶劍，想要一同盜走，最後仍被那羊面妖人擒住。先因想將袁星帶回石燕峪看守門戶，並沒害它之心，後來看出野性難馴。同時妖屍谷辰又因主幡短一靈獸真魂，起初礙着青羊老祖情面，本想就莊、米、劉三人中擇一代替，及見袁星不肯馴服，用它做主幡元神，自是再好不過。如今袁星同莊易俱被妖屍困入地穴，業已二日。早先三人未被妖屍看出行藏時，曾定本月庚辰爲妖法煉成之期，頸上殘留的半截火雲鏈也同時可以脫卸。自從英瓊來到，它知敵人厲害，日夜加緊祭鍊。近來雖說每日仍有幾個時辰在穴中行法，已無須回死。大後日纔是庚辰，如果日期不改，莊易、袁星尚有數日活命。青羊老祖手下兩個道童雖然年幼，也是窮兇極惡，每日常去凌虐米、劉二矮。昨早聽他們在室外說話，彷彿說妖屍有突然改期，在期前下手之說，莊、袁吉凶就不可知了。說着，忽然跪了下來，說是他二人雖然身在旁門，業已洗手多年，這回偶因一時貪心，幾蹈不測。算出此次雖得僥倖脫難，因爲以前造孽太多，魔劫還重，非歸入正教門下，跟着廣積功行，不能免禍。又看出英瓊一身仙根仙骨，前程遠大。明知峨眉門下男女弟子不能亂收徒弟，

尤其是異派旁門中人。但因向善與避禍心切，他二人也頗會一些旁門道術，善於隱形潛蹤，入地穿行，並不一定要求傳授，祇望作爲驅遣的奴僕。一則借她福庇；二則除了妖屍時，好代他們奪回已失的幾件法寶和他們所煉的護命元丹。說罷，叩頭不起。

英瓊正爲袁星之事愁煩，一則念他二人前次在妖穴兩番提醒之功，二則又不忍見他們身遭慘死，三則想得一點虛實，纔奮勇冒險將他們救出。一聞跪求之言，又不便伸手相扶，不禁着起急來道：「你兩人真是胡鬧！我在峨眉不但所學有限，爲時不多，而且許多年長功深的同門，並無一人收徒。無心收了一鵰一猿，已恐教祖怪罪，何況你二人雖在旁門，俱是得道多年，又是男的，我怎能違了教規，做你們的主人師父？你們如有心向善，事成之後，待我代你們稟過大師姊，教她給你們設法，此時萬萬不可。」邊說邊往側面避開。米、劉二矮仍不起來，一味哀求說：「仙姑來歷我等已早聞傳言，非比尋常。又從卦象上看出，主人如不收容，我們早晚必遭橫死。否則，這位周仙姑一樣是仙根深厚，因爲無緣，所以不敢相求。主人既因教規爲難，我等情願立下重誓，永歸正教，祇求收爲奴僕，託庇門戶。也不敢隨主人廁居仙府，但求事完帶往峨眉，我們另在附近擇地潛修，不奉呼喚，也不妄與主人相見。有事驅遣，再命我二人前去，豈不可以兩全？鵰、猿畜類尚蒙主人收留，何況我等。」無論如何懇切陳詞，英瓊祇是一味躲閃。

二矮忽然對使了個眼色，一陣旋風，似走馬燈一般將英瓊圍住，跪拜哭求起來。輕雲本就見二矮生相奇特，又見英瓊受窘，不禁好笑。正要開言勸說，英瓊被迫不過，倏地秀眉一聳，說道：「我一肚皮愁煩，你二人卻如此糾纏，真悔適纔誤救了你們。再不起來，休怪我下絕情了！」說罷，手一揚，將劍光飛出，指着二人。英瓊原是想將二人嚇退，誰知出手快了一些，二矮又是十分情急，不曾留神躲避，紫光照處，祇聽「哎呀」兩聲。英瓊一見不好，忙將劍光收起時，二矮已雙雙倒于就地，鮮血淋漓。英瓊連忙同輕雲近前一看，一個削落半截手臂，一個將頭髮削去大半，頭皮也削去一層，痛暈過去，好生過意不去，直說：「怎好？」忙着便要取靈丹出來救治。

輕雲早看出二人受傷不重，一多半是用幻術打動英瓊憐憫。一則因來時有靈雲吩咐；二則代米、劉兩人設想，也是旁門中得道多年有數人物，祇爲脫劫心切，情願爲一女子奴僕，可見修行委實不易，早動了惻隱之心。一見英瓊爲難，樂得覷便成全，便說道：「瓊妹你忘了臨來時大師姊傳掌教夫人法旨麼？三英二雲，獨你根厚，日後光大門戶，險難正多，不比旁人，須多要幾個助手。鵰、猿遇合，因是仙緣註定；這兩人如此存心，也非偶然。人家爲做你門人，落得受了重傷，你還不屑答應麼？」英瓊着急道：「你怎麼也幫着說情？你看他兩人生相和以前行爲，漫說教規有礙，我也不敢當此大任，保他

們將來。如說助我盜玉有功，向善心切，我情願遇見機會，盡力量幫助他們，不是一樣，何必非做我徒弟奴僕不可？於我有損無益，還傷了他們的體面呢。」輕雲道：「緣有前定，由不得你。掌教夫人怎不準別位同門相機行事？你如再爲難，不妨和他們說明，須等事完回山，稟過大師姊，問了諸同門，再定可否，如蒙讚許，不論爲徒爲僕，仍照他們自己請求，在仙府附近另尋修真之所，平時供你驅遣，到時助他們脫劫。你看如何？他二人俱是旁門，被你仙劍所傷，不易痊可。我曾從玉清師太學了一點旁門法術，你如依得，我情願成全他們，將傷治好。否則成了殘廢，你又不收人家，孽由你造，我可不管。」英瓊經輕雲再三勸說，祇得勉強應允。輕雲纔含笑過來，祇取了兩粒靈丹，在二人傷處各按一粒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喊一聲：「疾！」二人應聲而起，先向英瓊叩完了頭，又謝了輕雲成全之德。英瓊一看地上血迹雖在，二矮傷處卻是好好的，任何仙丹，也無此快法，纔知上了人家的當。既已答應，不便反悔，埋怨了幾句。輕雲祇含笑不答。米、劉二矮卻是垂手侍立，非常恭敬。因知袁星被困地穴，除了制伏妖屍，萬難入內，祇得先商議尋劍之事。